

现代政治意识形态

[澳大利亚] 安德鲁·文森特 著
袁久红等 译



Modern Political Ideologies

现代政治译丛第三辑

鳳出版传媒集团
苏人民出版社

Modern Political Ideologies
现代政治意识形态

[澳大利亚] 安德鲁·文森特 著
袁久红等 译

现代政治译丛第三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政治意识形态/[澳大利亚] 安德鲁·文森特著;
袁久红等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11

(现代政治译丛第三辑/吴源主编)

ISBN 7-214-04202-9

I. 现... II. ①文... ②袁... III. 意识形态-研究
IV. B0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2027 号

Modern Political Ideologies

Copyright © 1995 by A Vincent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5 by JSPPH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Oxford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3-036

书 名 现代政治意识形态

著 者 [澳大利亚] 安德鲁·文森特

译 者 袁久红等

责任编辑 汪意云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玄武湖印刷照排中心

印 刷 者 连云港海狮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印 张 16.875 插页 1

字 数 34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4202-9/B·105

定 价 34.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我现在相信整个世界是一个谜，一个无害的谜，这个谜被我们自己疯狂的着意诠释——仿佛这个世界拥有一个基本的真理——弄得可怕极了。

——安伯托·艾柯《傅科摆》*

* 《傅科摆》是意大利符号学家和小说家安伯托·艾柯的小说。该小说从一种不同寻常的小说本体论视角来解读历史，形成了一类自己特有的小说本体论的历史观。

序

本书是我长期在大学讲授意识形态课程的一个结果。一届届学生时时以他们批判性的洞见与幽默有意无意地丰富了漫长的课程讨论,他们功不可没。实际上,如果存在着某种有益的资质以资研究意识形态的话,那就是幽默了,或许还有荒谬感。在本书稿最后成书的过程中,我的学术界朋友和同事们的友善及付出的时间、耐心和专业知识,使我获益匪浅。在一个日益令人忧虑的学术环境中,我意识到我欠他们的实在是太多了。我要特别感激的是 Gino Bedani,他给了我莫大的帮助并慷慨地奉献出他的时间与清晰的见解。我也要感谢 Lewis Allan, Robin Attfield, Andrew Belsey, Stefan Berger, David Boucher, Andy Dobson, Mark Donovan, Graeme Duncan, Diana Coole, Sara Delamont, Andrew Edgar, Ian Forbes, Michael George, Bruce Haddock, David Hanley, David Jackson, Roy Jones 和 Barry Jones,是他们阅读并讨论了本书的各章内容。他们使我避免了许多错误,同时也帮助我完善了本书。同样需要感谢的还有我的妻子 Mary 和我女儿 Lisa 与 Rachael,感谢她们帮我编制了索引并校对了对全书。对本书的结构与论证最终负责任的当然是我自己。

虽然本书被设计为诸意识形态教程,但它决不可能替代相关

的阅读。本书只是对诸意识形态的本质提供了一些介绍性的资料,并对意识形态的诸多思想、著述与思想家们做了比较性讨论。如果读者尝试去阅读一些在我们的讨论过程中提及的著作,那么眼前的这本书兴许可作为思考诸意识形态的一种补充读物。

尽管本书较为明显地是为意识形态课程而写就的,但也存在着大量贯通全书的论证。这些论证拓展了相关研究的视野,并对意识形态的本质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泛的阐释。因此,《现代政治意识形态》一书可望在许多层面上被阅读与使用。

安德鲁·文森特
于卡迪夫,威尔斯大学

第二版序

在《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第二版中增添了“民族主义”一章。我没有对第一版原来各章作实质性修改，部分是因为它们问世毕竟还没有多长时间。在写作“民族主义”一章时，我对许多同事和研究机构愧欠太多。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的是卡迪夫的威尔斯大学，尤其是我所在系的 David Hanley 和 Barry Jones。我特别珍视他们支持我到澳大利亚休学术假，以便完成某些尚未完成的研究。其次，我要向 Geoff Brennan 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院表达感激之情，他们不仅为我提供了研究补助费，而且热情款待，为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我在研究院的政治科学研究计划由 Barry Hindess 负责，Barry Hindess 为我的研究与写作营造了一个极为意趣相合、令人鼓舞的氛围。我还要感谢 Elizabeth Short，她校订了《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第一版，也感谢政治科学研究秘书 Christel Cools 和 Christine Treadwell，感谢她们对我从不间断的帮助与幽默感。此外，我也要感谢 Barry Hindess, Duncan Ivison, Ron May, Bob Miller, Richard Mulgan, Gillian O'Loughlin, Peter Self, Barbara Sullivan 和 David West，他们对我

的著作的讨论与仔细阅读,使我避免了许多错误。最后,我要感谢与我共进午餐的许多朋友,尤其是 Bob Brown, Knud, Lisbeth Haakonssen 和 Kathy Greene,数月以来,他们毫无怨言地耐心容忍着我学术上的固执己见。

安德森·文森特

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等研究所

目 录

序	1
第二版序	1
第一章 意识形态的本质	1
一、需加关注的论点	24
二、关于本书	30
第二章 自由主义	35
一、自由主义思想的起源	38
二、自由主义的本质	42
三、个人主义	49
四、自由的价值	57
五、正义与平等	63
六、权利与民主	65
七、经济	69
八、政治与国家	73
九、结论	76

第三章 保守主义	90
一、保守主义思想的起源	95
二、保守主义的本质	100
三、人性	109
四、理性与行动	112
五、政治和国家	118
六、经济	126
七、结论	130
第四章 社会主义	140
一、社会主义思想的起源	145
二、社会主义的本质	149
三、人性	156
四、平等与自由	165
五、国家与民主	170
六、市场与经济	177
七、结论	181
第五章 无政府主义	189
一、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起源	191
二、无政府主义的本质	196
三、人性	203
四、对国家的批判	208
五、自由与平等	211
六、正义、财产和经济	215

七、政治组织的问题	219
八、结论	226
第六章 法西斯主义	236
一、法西斯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起源	239
二、法西斯主义的本质	251
三、人性	255
四、民族、种族和民众	262
五、国家和领袖	269
六、经济	277
七、结论	281
第七章 女权主义	294
一、女权主义思想的起源	298
二、女权主义的本质	305
三、性和性别	321
四、压迫和服从的本质	329
五、平等和差异	333
六、个人的即政治的	338
七、结论	342
第八章 生态主义	355
一、生态学思想的起源	357
二、生态学的本质	365
三、自然和人性	375

四、生态主义的政治维度	379
五、一种新的经济学	390
六、结论	398
第九章 民族主义	412
一、民族主义思想的起源	417
二、民族主义的本质	426
三、人性	433
四、语言和民族	440
五、民族国家	449
六、民族经济	456
七、结论	463
第十章 偶像和打破偶像	483
参考书目	487
译后记	527

第一章 意识形态的本质

本章讨论三个问题：第一，对“意识形态”概念进行简短的历史考察；第二，概述我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独特用法；最后，对本书的结构作简要的说明。

这不是一本专就意识形态本身来讨论“意识形态”概念的著作，而是一本有关各种意识形态的著作。但如果不先就“意识形态”概念作些说明，就很难切入这一任务。其中部分原因是，在意识形态的问题上存在着太多的争议。“意识形态”概念的历史是比较短的，大约有 200 年，但它却很复杂。“意识形态”一词，如同大多数实际存在的各种“意识形态”一样，都发端于 18 世纪 90 年代的法国大革命时期。为了简明起见，可将它的历史分成一些阶段，每一阶段又可以引发出不同的含义。我们的讨论从法国哲学家安东尼·特拉西(A. D. de Tracy)在 18 世纪 90 年代对该词的使用开始，然后转向对马克思在 19 世纪 40 年代对该词的用法以及 20 世纪以来的意义复杂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进行讨论，而后讨论 20 世纪 50 年代“意识形态终结”运动中对这一术语的种种用法，最后对新近有关这一术语的讨论进行总结。

“意识形态”一词首先由特拉西于 1796 年和 1798 年间在他向

巴黎法兰西研究院分期宣读的题为《关于思维能力的备忘录》的论文中提出来的。他的一本名为《意识形态原理》(1810—1815)的著作随后出版。要不是他与“意识形态”一词的关联,他也许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如此。奇怪的是,这一概念的清晰的含义并非来自于特拉西。实际上,我们可以分辨出它的四种用法。第一,特拉西最初明确用它来指称一门新的关于观念的经验科学;第二,该术语渐渐地意指与某种形式的世俗的自由共和主义相关;第三,它带上了一种贬抑的含义,隐含有知识和实践贫乏和危险的激进主义之意;最后,它被极为浅薄地用于一个非常狭隘有限的领域,指称一般而言的“政治学说”。所有这四种含义都在1800年至1830年间成为政治上的通用语。

“意识形态”一词是由希腊语中的术语“理念”(eidos)和“逻各斯”(logos)合成的新词。它可以被定义为“观念的科学”^①。特拉西想要为一门新的科学寻找一个新的术语,他以“形而上学”一词和“心理学”一词都不适合为由而拒绝之。对特拉西来说,“形而上学”这门学科令人费解而且不可靠;而“心理学”又含有“灵魂”的知识或科学之意,这可能会给人一种错误的、近乎宗教式的印象。特拉西既强烈地反对教权,同时又是一位唯物主义者。18世纪90年代及19世纪早期,特拉西投身于反对天主教会(特别是反对天主教会教育控制权)的斗争。因此,任何用来描述他所谓科学的词汇都必须与带有宗教色彩的词汇区分开来。值得注意的是,“意识形态”一词与早期使用的“社会科学”(la science sociale)一词多少有些接近。像意识形态一样,后一术语展现了一种利用理性把握和控制社会生活的规律以增进人类生活的改善和更大幸福的启蒙运动的乐观主义态度。

像大多数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哲学家和百科全书派思想家一样,特拉西认为,人类经验的所有领域,过去大多数是根据神学来加以考察的,现在则应运用理性来考察。观念的科学应研究观念的自然起源。这种科学主张通过感觉来获得观念发生的原因的精确知识。先天的观念是不可接受的:观念都是经过修正的感觉。特拉西把意识形态描述为动物学的一个分支,指出人的知识都有生理学的基础。特拉西以培根、笛卡儿、牛顿、拉瓦锡和孔狄亚克这样的经验主义者的口吻指出,这种分析的要旨应当根据科学的程序详细列表,力求详尽。正如一位作者所评论的:“根据特拉西所述,牛顿是以往实证研究中最伟大的理论系统化者。遵循几个简单法则所确定的模式,他能够证明现在和将来的一切事实。”^② 特拉西对观念的产生、构想及其相互作用的方式的考察(总而言之,“观念的科学”),现在可以被描述成经验心理学。实际上,一个研究特拉西的学者评论道:“他是对人的科学进行行为主义研究的方法论先驱者。”^③ 对于特拉西来说,意识形态是理论的理论,是各门科学的王后,因为它先于所有其他需要使用“观念”的科学。

特拉西和那些欣赏其研究工作的人相信,这种观念的科学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对教育来说。假如我们能弄清楚观念的起源,那么,它对于进行启蒙教育可能是大有裨益的。它能诊断出人类无知的根源,并有可能成为一个理性的进步的社会的基礎。特拉西和其他人因此竭力主张意识形态在社会、政治和教育上的作用。在1799年和1800年间,特拉西被任命为法国执政内阁属下的公共教育委员,并由他向各学校发出通告,强调意识形态在学校课程中的作用。^④ 他如同边沁(J. Bentham)那样,也有建立“立法的科学”的意图。在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中,特拉西和其他的意识

形态理论家逐渐与世俗的共和主义的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强调要建立由开明精英组成的代议制政府。从这种意义上说,在公众的认知中,意识形态成为一群有产阶层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学说,而不太再像是一门“经验的科学”了。^⑤因此,意识形态的第二层含义就这样奇妙地开始流行起来——意识形态与政治学说相联系,虽然这种联系是一种特殊的联系。

“意识形态”一词长期沿用下来的另一层含义来自于特拉西与其同伙的政治牵连。在意识形态理论家中早期短暂的荣誉成员之一便是拿破仑。他似乎与意识形态理论家曾经有过一种不太愉快的极深的仇视关系,后来,当他掌握了权力并追逐自己独裁的野心时,他指控他们煽动了政治动乱。拿破仑把他们看做完全是在头脑里改造世界的人,是很少或根本没有政治才智的安乐椅上的玄学家。在1801年2月的国务会议(Council of State)前,拿破仑抨击他们为“空谈家”,无非是企图削弱政治权威而已。在1802年一个政教协议中,拿破仑与天主教已建立起可以信赖的关系,他公开抨击意识形态理论家是一个“无神论的团体”。斯塔尔(de staël)夫人当时评论道,拿破仑似乎正受到“意识形态恐怖症”的折磨。^⑥“意识形态”这一贬抑用法——表示知识上贫乏、实践上的愚昧,更为特别的是作为一种危险的政治情绪——大有挥之不去的态势。法国的保守派、复辟派和保皇派都采用了后一种用法(指危险的政治情绪——译者注),并攻击1829年特拉西的《意识形态原理》的再版发行是推翻“古老的政教一体”企图的一部分。^⑦这里,“意识形态”一词的最后一层含义也初露端倪,如果意识形态可以从特拉西、孔狄亚克学派和感觉论学派的“观念的科学”中部分地脱离出来,而且尤为重要,与一种政治学说(首先是世俗的自由共和

主义)相关联的话,那么,我们把保皇派的批评看做是信奉着另一种政治学说,而这种政治信条同样可以说是一种“意识形态”。由此,在法国的有限范围内,意识形态便被等同于“一种政治学说”。意识形态的其他意义与这种观点同时并存。

长期以来令人困惑的一个问题是马克思使用了“意识形态”一词。在早期的著作中,马克思在两层意义上提及到了特拉西。第一,作为一种简单的历史考察,马克思注意到了思想家团体的存在,也就是意识形态理论家(ideologues)的存在。作为这一团体的关键人物,马克思只是提到特拉西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庸俗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而已。其结果则是,马克思只对特拉西《意识形态原理》的第四卷《政治经济学论集》作了一些引述。第二,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该书在他在世时并未出版——中使用了“意识形态”概念,他把该词作为一种轻蔑的标签,用来指称那些用哲学“解释”世界而无力去改变世界的人(尤其是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或许也在青年黑格尔派和特拉西之间发现了一些相似之处,例如两者都强调“观念”。宽泛地说,特拉西的思想带有“唯心主义”哲学的一些成分。

马克思显然了解“意识形态”术语的原初用法:指谓一种观念的科学。然而,他对这一点却未加重视。最初,他只是从拿破仑带有贬义的用法来理解“意识形态”的含义。粗略地说,他也把青年黑格尔派看做是“空谈家”和空想的形而上学家。此外,他把意识形态理论家和黑格尔派都视为平庸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这种观念明显地偏离了法国保皇派最初所使用的那种含义。他们将意识形态理论家的自由主义看做是危险的、具有改革精神的激进主义。

不过,马克思以一种非系统的方式扩展了“意识形态”一词的